

文章编号: 2095-1663(2012)03-0015-05

我国重点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的实践与反思

李 雄 鹰^{1,2}

(1. 兰州大学教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2.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重点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领头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重点大学围绕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新要求,通过建设人才培养实验班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为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样板。概括北京大学等四所重点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的实践发现,四校的实验班各有创新,各具特点,但整体存在人才培养目标不够清晰、特色不够鲜明、相关制度衔接不够连贯等需改进的问题。

关键词:重点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

中图分类号: G642.4

文献标识码: A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世界各国大学都把培养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我国重点大学作为国内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领头羊”,以人才培养实验班建设为试点,革新培养理念,改进培养措施,成为创新人才培养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试验田。比较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和武汉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建设的改革举措发现,四校的实验班各有创新,各具特点,在引领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实验班仍然存在人才培养目标不够清晰、特色不够鲜明、相关制度衔接不够连贯等需改进的问题。

一、重点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的实践探索

自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创建“少年班”以来,国内大学从未停止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不少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纷纷创办各种类型的人才培养实验班,选拔最好的学生、配备最好的教师、提供最好的教学科研条件,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1]据一项统计,在教育部直属的75所大学中,创办人才培养新型学院或各种实验班的有34所。^[2]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武汉大学弘毅学堂等是国内重点大学创新人才

培养实验班的典型代表。

(一)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成立于2007年,其前身是创建于2001年的元培实验班。元培学院的基本职能和任务一方面是作为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尖兵,为全校的人才培养改革积累经验,另一方面是朝跨学科组织专业和跨学科建立课程体系发展,成为本科学院。元培学院以“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为方针,以培养“基础知识宽厚、创新意识

收稿日期: 2011-12-30

作者简介: 李雄鹰(1976—),男,甘肃宁县人,兰州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0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研究”(10JZD0038)和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我国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基于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建设的视角”(12XJC880002)成果之一。

强烈、具有良好自学和动手能力的适应性高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学院按文理两大类招生,低年级实施通识教育,学习通识教育选修课和学科大类平台课。第三学期末,学生结合自身兴趣和对学校的了解在导师指导下自由选择专业,学生还可通过申请实行文理科互转。学院实行弹性学制,3—6年内修满规定学分即可毕业。元培学院从北大各院系聘请优秀教师作为导师,指导学生的生活、学习和科研。元培实验班原则上执行各院系的教学计划,但在文、理科课程体系中分别设立平台课作为必修课。元培实验班的课程结构由四部分构成:必修课84学分(60%)、选修课50学分(35.7%)、毕业设计/论文6学分(4.3%)、课堂之外的学习,总学分140,一般不得超过150学分。^[3]

元培实验班的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全程统一由元培计划管理委员会管理,不同专业的学生混合住宿,为学生的相互交流和提供便利。元培学院作为北大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试验田,于2009年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计划优秀实验区”,2010年又被列入“珠峰计划”重点建设。元培学院不仅开启了北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征程,也成为国内其他高校回归本科教学地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典范。

(二)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

2000年,为进一步推进人才培养改革,以“为杰出人才的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宗旨,在创办混合班、工高班和强化班等人才培养实验班的经验基础上,浙江大学成立了本科生荣誉学院——竺可桢学院。竺可桢学院在人才培养上有两条主线:第一条是从新生中选拔学生,实行厚基础、宽口径的前期教育和自主型个性化的后期专业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学生进入竺可桢学院,先按文、理、工三大类培养,先学习基础和平台课程,一年半后在导师指导下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主修专业。第二条主线是竺可桢学院与其他学院共同建立交叉复合型本科人才培养平台。这是一种面向全校优秀学生的专业外辅修的培养模式,建立了创新与创业管理、高级工程教育等特色课程体系和项目,为交叉复合型本科人才的培养提供更广阔的途径。竺可桢学院为学生提供多次选择机会,学生可在第一学年末选择专业大类,第二学年末在全校理工类中任选专业,在第四学年免试保研时选择研究方向等。竺可桢学院的课程结构包括通识课程、大类课程、专业课程、核心课程、整合

课程五部分。人文类总学分175.5,其中通识课52.5(30%),大类模块课11.5(7%),专业课86.5(49%);理工类总学分185.5,其中通识课52.5(28%),大类模块课36.5(19%),专业课74.5(40%)。核心课和整合课分别为17和8学分。这一课程结构体现出通识教育和大类培养的特点。

20年多来,竺可桢学院近1800余名毕业生遍布世界,在国内外各著名高校、知名企业中脱颖而出,成为教授、学者、企业家和技术带头人。竺可桢学院为浙大构建以人为本的教育教学新体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已经成为对全校产生普遍影响的教改试验田。

(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与跨学科实验班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研究型重点大学,被誉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近年来,学校发挥文科优势,建设新兴交叉学科,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创办了国学院(班)和文理跨学科双学位实验班。

国学院(班)成立于2005年5月28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家国学院。国学院以“引导学生熟悉中国典籍,了解中国学术,加深国学修养,培养研究能力,造就新一代国学研究与实践人才”为培养目标。国学院聘请国内外国学大师为学术顾问,从文学院、史学院、哲学院选调部分骨干教师组建教学学术团队。学院通过高考招生和从在校生中选拔等途径遴选学生,学制六年,本硕连读,毕业授予硕士学位。学生在三年级进入导师制,以研究带动学习是国学院重要的教学方法。国学院课程结构包括公共课43学分、学科基础课36学分、专业必修课46学分、专业选修课48学分、全校选修课10学分、科研实践环节24学分,要求学生六年共修满207学分。国学院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设计了游学实习环节,要求学生在学期间参加两次游学实习活动。目前,国学院有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的学生,已初步形成完整的学生培养体系。国学院从创办之日起就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并被称之为“一项具有文化风向标意义的重要举措”。

中国人民大学另具特色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文理跨学科双学位实验班。经济、管理、金融类学科是人大的传统优势学科,学校在5个国家级文科基地班的基础上先后设立了“经济学—数学”、“金融学—数学”等横跨文理学科的人才培养实验班。这

些实验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融入跨学科理念,并将双学位、基地班人才培养模式融汇一起,创建出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四) 武汉大学的双学位班、基地班与弘毅学堂实验班

武汉大学是国内高校中率先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点大学之一,它于20世纪80年代试行的双学位班至今仍然是高校普遍采用的人才培养模式。2010年武汉大学进入“珠峰计划”,成立“弘毅学堂”以培养相关学科领域的精英。武汉大学人才培养实验班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专业同时设立不同类型实验班。如数学与统计学院同时有数学基地班、数学与应用数学普通班、应用数学辅修双学位班和弘毅学堂数学实验班四种班级。

比较基地班、普通班、弘毅学堂数学实验班三类班级的培养方案,三类班级的培养目标的表述基本一致,核心都是“掌握数学科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具备运用数学知识、使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受到初步科学研究训练,能从事研究、教学、应

用、开发研究和管理工作的”。学习年限皆为四年,总学分弘毅学堂实验班为145学分,少于普通班和基地班的150学分。三类班级的课程结构都包括通识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以及实践教学四部分。在学分分布上,三类班级存在一定区别。普通班与基地班在专业基础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的学分略有差异,弘毅实验班与其他两类班级的学分布局差异较大,主要是通识课程减少了14学分,专业课基础课增加了近4学分,专业课增加了近20个学分,以加强专业课教学,突出基础性。而且,弘毅实验班将原来的4门政治类课程共14学分改造为1门课程8个学分,英语课由12学分减少至8学分。

武汉大学实验班借鉴多种培养理念,采取多种教改措施,在师资、教学资源、学习机会上向实验班倾斜,将通识教育、双语教学、科研训练、短期课程等元素融入实验班教学,在“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的培养目标指引下,探索多元人才培养模式。

二、重点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的特点

从功能定位、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和培养举措四个方面概括,四所重点大学的实验班既表现出个性化建设追求,各具特点,也表现出一些共性特征。

(一) 功能定位

四所重点大学都将实验班作为培养创新人才、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从而带动全校教育教学改革的试验田去建设。第一,四校在实验班大胆创新,配备优越资源和条件,积极采取多种培养措施,直接目的就是培养创新人才。第二,以人才培养实验班为试验田,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全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从四所重点大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可以看出,为配合实验班培养方案的实施,相关学院的教学计划也相应做出调整,实验班的部分改革措施也被其他学院所采纳,带动了全校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改革。第三,由于重点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独特位置使得其在客观上必然成为国内其他高校的模仿对象,重点大学实验班的人才培养举措会被竞相模仿,客观上促进了全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二) 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的标杆,四所学校的培养

目标各有侧重,各具特点。元培学院以培养“基础知识宽厚、创新意识强烈、具有良好自学和动手能力的适应性高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竺可桢学院以“培养造就基础宽厚,知识、能力、素质、精神俱佳,在专业及相关领域具有国际视野和持久竞争力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未来领导者”为目标等。概括四所学校的培养目标,都突出了“高素质”、“厚基础”、“宽口径”、“创新型”、“复合型”等人才特性。这些词汇常见于各类实验班培养目标的表述中,各校通过不同组合表达对创新人才培养的追求。

(三) 培养方案

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理念和目标的核心体现,是人才培养的重要依据。与普通班相比,四所学校实验班的培养方案都有较大调整,专为培养创新人才“量身订做”。比较培养方案的核心内容课程结构发现,由于四所学校的培养理念、培养目标和课程理念有所不同,他们的课程结构也各不相同。元培学院基本按照必修选修、课内课外模式构筑课程结构;竺可桢学院则按照通识课、专业课和大类模块课的思路构建课程结构,突出大类培养特点;人大国学院的课程结构融入了通识课、专业课、选修课和科研课

程等课程结构要素;武汉大学弘毅学堂也是按照通识课、专业课和实践教学模式构建课程结构。总括四所学校的课程结构,基本是在专业课—通识课、必修课—选修课、单门课程—模块课程、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等结构维度上的选择和博弈。具体通过课程结构要素的选择体现各自的培养理念,通过学分权重分配表达人才培养的侧重。总体上通识教育、大类培养、扩大选修和分流培养的理念在实验班的课程结构中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

(四)培养措施

四所学校在实验班实施的培养措施可谓琳琅满目,成为实验班极其炫目的亮点。总括起来有七项内容:一是在培养模式上,“低年级通识加基础教育,高年级通识加宽口径专业教育和分流培养”成为实验班共同选择和基本趋势,通识教育、跨学科教育理念在实验班得以实施。人民大学在实验班中实施本、硕、博连读培养制度,体现出人才培养的连续性。

二是遵循“选择优生”原则,通过直接选拔或二次选拔遴选学生,“优选优育”。三是实验班学生均享有较大自主选择权限,可以选学科、选专业、选导师、选课程。元培学院学生还可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较充分地尊重学生的权限。四是各校基本都为实验班配备了“豪华”师资阵容,聘请院士、教授等海内外优秀教师担任班主任、导师和任课教师。五是通过引进国外课程和教材,实施双语教学,与国外一流大学建立本科生联合培养机制,通过暑期活动、短期访学、学术交流、选修课程等形式拓展和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六是为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实验班引入动态进出流动机制,允许实验班与普通班学生流动。七是各校对实验班学生的生活、学习和科研活动给予经费支持,一些学校每生每年培养费达10万元。总括这些措施,总体呈现出“选拔最好的学生、配备最好的教师、提供最好的条件,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特点和态势。

三、重点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实践的反思与建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重点大学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针对不同时期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结合学校培养目标和学科专业优势,尝试建立多种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探索创新人才培养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新路径。重点大学人才培养实验班建设的举措和经验不仅促进了自身的人才培养改革,对国内其他高校也发挥了促进和借鉴作用。但实验班建设本身和以实验班模式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仍然存在值得反思和完善的方面。

(一)关于人才培养实验班的功能定位

“实验班”顾名思义是想通过实验去验证人才培养的一些基本设想,探索新的发展思路。近年来,国家频繁出台有关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政策文件,鼓励和要求重点大学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探索。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重点大学先后尝试建立了双学位班、基地班、创新人才培养试验区、“珠峰计划”等人才培养实验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如何在建设目标、功能定位等方面理顺各种实验班的关系,整合各类实验班,选择恰当的试点学校,避免重复建设是实验班建设需解决的紧迫问题。如北大元培学院,既是国家教育质量工程人才培养试验区项目,又是“珠峰计划”支持项目。一个实验班同时承载两个国家级试点项目,在一个人才培养方

案中要体现出两个项目的意志,实现两个项目的目标,是否有些勉为其难,也无法凸显实验班的特色,还会造成资源浪费,导致无法实现预期实验目标。所以,一方面,国家出台新的人才培养试点计划时,需要在定位和功能等方面理顺和原有计划的关系,顶层设计,避免资源浪费,支持有特色的实验班项目,如类似于人民大学国学院和文理跨学科双学位班项目。另一方面,应及时总结各类实验班建设经验,推广成功的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发挥实验班的试点推广功能。还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并非朝夕之事,需要一定周期。即便高校能够尽快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却不一定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过频的举措和过高的期待会使大学应接不暇,疲于应付。

(二)关于实验班的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是指引实验班建设的航标,清晰、具体、富有特色、易于操作的培养目标是实验班建设的关键。反观四所重点大学人才培养实验班的培养理念 and 目标,过于模糊抽象,趋同化倾向明显,“厚基础”、“宽口径”、“应用型”、“创新型”、“高素质”等抽象概念被不同高校重复循环使用。如果说一所大学使用这些概念只是存在培养目标不够清晰,过于抽象,难以操作,那么不同类型、不同学科特点和历史文化的大学都使用这些概念,就不仅是不清晰的问题

题,还存在培养目标趋同化问题,难以体现出不同类型大学的功能、定位和人才培养特色。^[4]由此,大学应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理念和目标,制定人才培养规格,细化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人才培养特色,让实验班真正成为创新人才培养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试验田。

(三)关于教育公平

实验班过于将优质教育资源倾斜于少数学生,引起了教育不公平。在培养方案、师资配备、制度倾斜、经费支持、学生权限等方面,实验班的学生均优于普通班学生。同在一所学校学习,却无法享有同等待遇,实验班建设引发了学生、家长、媒体对其公平性的质疑。因此,高校在制度、经费等方面向实验班倾斜的同时,也应考虑其他学生的利益和需求,努力改善他们学习成长的条件和环境,促进教育公平。

(四)关于实验班的制度设计

一方面,实验班的各项制度和改革与原有制度

和教学运行体系纵横交错,矛盾重重。如何在针对绝大多数学生的制度框架下给实验班学生开拓出新的制度空间,理顺冲突,协调关系,是实验班建设的现实难题。在实验班建设中,大学应系统设计,通盘考虑,进一步理顺实验班与学校各项制度的关系,打通院系之间在课程开设、学生选课上的隔阂,协调好低年级大类培养课程和高年级分流后专业课程间的对接,在不增加学生学习负担的前提下,保证学生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与普通班相比较,实验班不应仅仅停留于调整课程结构和学分分布、配置“豪华”条件、采取新的培养措施等方面。创新人才不是用优越的条件堆出来的,将最新的、最好的条件堆积一起未必就是最切合、最有用的培养模式。因此,设计实验班的各项制度时应充分考虑不同改革措施间的协调性、匹配性和逻辑关系,应充分尊重人才成长的规律,以凸显人才培养特色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诉求。

参考文献:

- [1] 殷朝晖. 我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验区”建设研究[J]. 江苏高教, 2011, (4).
- [2] 陈金江. 中国大学本科精英学院运行模式研究——基于多案例的分析[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0.
- [3]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主页. <http://yuanpei.pku.edu.cn/index.php>.
- [4] 付景川, 姚岚. 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问题及改进策略[J]. 教育研究, 2010, (6).

Reflections on Experimental Classes for Innovation in Key Chinese Universities

LI Xiong-ying^{1,2}

(1.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2.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a number of key universities have offered experimental classe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reative people and gained useful experience. Several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e features of such classes in four universities, including Peking University.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se attempts, such as inadequately-defined goals, insufficient emphasis on specific training, and breakdowns in system coordination.

Keywords: key university; cultivation of creative people; experimental class